

# 社会性下博物馆职能的渗透与后退

## ——以史家胡同博物馆为例\*

Seep and Back, The Museum Function as the Social Platform:  
The Case Study of Shijiahutong Museum

王思渝<sup>1</sup> 王虹光<sup>2</sup>

Wang Siyu<sup>1</sup> Wang Hongguang<sup>2</sup>

(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 100045 )

(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5 )

**内容提要:** 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再次体现了当代国际社会对博物馆在一种社会性下反思自我职能的呼声。具体到国内语境中, 在吸收了“社区博物馆”和“社区营造”的理念后, 史家胡同博物馆通过介入社会议题、构建社会网络,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力量的保障, 实现了博物馆对社区的渗透与自我职能有条件的后退。

**关键词:** 社会性 博物馆职能 社区博物馆 社区营造

**Abstract:** The topic of Museum International Day in 2019 called for the self-reflection of museum function again, especially in the social platform.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 in China, Shijiahutong Museum could be understood as one of the best case to prove how the museum connected to the community. Involving the idea of “community museu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Shijiahutong Museum connected to the community by engaging into social issues, creating social network, and offering professional support.

**Key Words:** Social platform; museum function; community museum; community building

国际博物馆协会 ( ICOM ) 将2019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 传统的未来 ( 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 ”。除了该核心词汇以外, 国际博物馆协会还作了进一步阐释。在这当中, 以下内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 直接将“文化中枢”阐

释为一种平台性的职能, 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力, 打造由观众的共建、分享、互动的平台; 其二, 在行文中多次延续了近年来“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上持续热衷地对当代社会议题的强调, 呼吁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发挥职能; 其三, “社区”<sup>[1]</sup>一词再次成为高频词汇, 成为博物馆主要的工作对象<sup>[2]</sup>。

\* 此篇论文遴选自“当代博物馆建设及展览诠释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从中可以看出，博物馆在一种社会性的呼声下对自身职能的反思已成为时代所需。这里所谓的社会性，包含了传统以历史、过去为使命的博物馆如何回应和吸纳当代社会议题，如何与广义上的观众、社区、社会组织等不同层面的当代社会力量互动，进而实现自身由历史教育机构向社会文化机构的转型。

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我们应当如何在总体上评价它，进而是否全盘接纳它；其二，这一批主要以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实践呼声和学术浪潮在进入中国之后，是否能寻找到与之相契合的实践土壤，从而真正落地。

为此，环顾中国博物馆领域内近年来涌现出的诸多案例，我们发现：这种以社会性为导向的实践并非真空，国内已确有诸多颇具启发的案例，史家胡同博物馆便是其中一例。

史家胡同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内，早在2013年已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后，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主导团队发生了一次变更，由原来的街道办事处自行管理改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社造团与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共建。由此一来，一批专注于社区参与实践的城市规划师开始进入史家胡同博物馆，在规划领域已深根酝酿许久的“社区营造”理念与传统已有的“社区博物馆”理念开始碰撞交融，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面貌。

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锁定在2017年后的史家胡同博物馆。首先对“社区博物馆”与“社区营造”这两种不同学科的理念加以梳理讨论，然后结合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具体实践探讨其是如何在一种渗透与后退中实现博物馆的社会性。

## 一、理念：从“社区博物馆”到“社区营造”

在史家胡同博物馆案例中，其首先面对的重要理念之一便是“社区博物馆”。

在当代博物馆的研究与实践当中，“社区博物馆”的地位其实是重要但又尴尬的。一方面，它常

被视为“新博物馆学”或“新博物馆运动”的一支，代表了博物馆研究与实践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重要成果和未来方向；另一方面，又由于“社区”这一概念自身的模糊性、与“生态博物馆”在界定上的纠缠不清，以及遭遇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时所出现的“水土不服”而显得饱含艰辛。

如果从广义的“新博物馆学”或“新博物馆运动”来看，按照苏东海的提法，“社区/生态博物馆”这类思想和实践在国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已发端，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便开始吸收、讨论<sup>[3]</sup>。当然，此时对国内影响更深的概念主要还是“生态博物馆”。如果单以“社区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2010年前后在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实践和讨论。2011年福建福州的三坊七巷成为由国家文物局认可的首家“社区博物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也专门撰文总结了社区博物馆的“整体保护”“原地保护”“活态保护”等诸多核心理念<sup>[4]</sup>。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或由于西方博物馆学界对于“社区博物馆”的讨论由来已久，另一方面也或得益于有“生态博物馆”的珠玉在前，国内博物馆学术界对“社区博物馆”的认识迅速形成了一致，其间所包含的文化赋权、自我认同以及地域性等特点被广为讨论（如黄春雨<sup>[5]</sup>、侯春燕<sup>[6]</sup>等人的相关讨论）。

但与此同时，“社区博物馆”在实践层面的纠结也开始逐渐泛起。一方面是与同时期的“生态博物馆”相类似，面临着过度保护或过度开发的两极倾向，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影响下难以做到真正的民主决策、社区自治。另一方面由于“社区”自身概念的模糊性，“社区博物馆”的提法也开始被日渐泛化。从现代行政单位意义上的社区展室，到更广范围的遗产保护角度的历史街区，均能在不同案例中看到其与“社区博物馆”概念的结合。

实际上，这种纠结也不仅限于国内。皮埃尔·迈朗曾经回顾过“新博物馆学”在国际上得以确立的“艰难历程”。当时，国际学术界虽然早已不满于博物馆与当代世界的脱节，但是围绕着“新博物馆”为核心的改革却也饱受争议。在这当中，

是站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坚守博物馆行业原有准则，成为了争议的焦点<sup>[7]</sup>。后来，随着魁北克宣言等一系列实践的推进，“新博物馆学”与“新博物馆运动”看似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世界各国互不相同的国情依然为这场运动的全面胜利埋下了诸多不可控的因素。再加上传统博物馆依然占据着世界博物馆群体的大多数，“新博物馆”的确立从来不意味着“旧博物馆”的退出，国际博物馆学界依然需要将大量的精力留给传统博物馆所面临的新问题。

当然，这一系列问题和纠结也并不意味着“社区博物馆”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换一个眼光去看待上述趋势，不是把“生态”或“社区”博物馆看成边界清晰的博物馆类型，而是从其核心理念入手，那么它们所代表的整体式理念、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照、民主赋权等趋势倒是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便贯彻始终。

除了“社区博物馆”外，对史家胡同博物馆而言，另一被频繁提及的理念便是“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基于对国内外社区营造案例及相关研究的归纳（可参考日本山崎亮<sup>[8]</sup>、美国吉姆·迪尔斯<sup>[9]</sup>等人的研究），史家胡同博物馆在2017年之后的主导者之一北规院社造团将“社区营造”概念诠释为：通过加强人与人的链接纽带，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对公共问题的自发、共同参与，以实现公共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相比于传统社区管理的政治、经济、技术、行政手段，社区营造将重心放在“人”的主动性与自发性上，以培养社会关系、引导自发行为为重点，引导个体在表达自身诉求的同时，听取和尊重他人诉求，通过公开讨论、彼此协调，实现共同利益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维护。

按北规院社造团的理解，以日本古川町鲤鱼池营造<sup>[10]</sup>、台湾淡水老街社区营造<sup>[11]</sup>为代表，这类借助社会关系引导公共行为的公共治理路径，给公共空间营造带来两个层面的影响：其一，带动了一定区域内公共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提升，并实现了较为长效的区域改善；其二，启发更多地区、更大范

围内的基层治理理念转型，如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精英）指导、依赖政府或商业实体投资运行，变成尊重参与者的需求和意见表达；由物质实体的改造转变为多元主体综合利益的提升和持续改善机制建设。

总体而言，无论是“社区博物馆”还是“社区营造”，这两种理念都共同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整体性的后现代和民主化浪潮对诸学科的影响，都代表着诸机构在社会性呼声下对自我职能的重新反思。在此背景下，主导者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关系已悄然发生着转变。

## 二、实践：渗透与后退

在上述理念的影响下，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具体实践可以从以下层面加以剖析。

### （一）从主题选择到社会网络构建

首先，借助规划师的视角，史家胡同博物馆在展览、活动的选题与城市问题、社区痛点紧密结合，并带动对公共环境的讨论与改善，实现社区博物馆参与社区生活、回应社区问题的渗透性。表1显示了2017—2019年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主要展览、活动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其所涉及的内容既包括了爱情、师生、亲情等微观层面的话题，也包括了厕所、街区环境、节庆景观等更具集体性的社会公共关怀，从而做到让社区博物馆渗透到社区居民切身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其次，史家胡同博物馆近年不断致力于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力求实现从政府部门、官方机构的保障机制到更为广泛的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史家胡同博物馆所建立起的这套社会网络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一方面，相较于国内其他尤其是大中型博物馆而言，制度设计与主创团队的关系更为直接，与内容主题的呼应更为密切，剥离了诸多科层式的桎梏后，对博物馆的整体运营和下沉落地影响也更加深远，从而为博物馆角色的有限度“后退”搭建起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这

表1 2017—2019年史家胡同博物馆主要展览、活动列表

主题	展览/活动名称	内容介绍	时间
历史物料收集	接受社会捐赠老物件	为公众无处放置、舍不得抛弃的老物件提供存放空间	长期
社区口述历史	“回家旧影”展览	为居民扫描老照片，收集老照片背后的故事，留存社区口述历史	2017.06
社区口述历史	《史家人讲史家故事——老照片里的口述史》口袋书制作	收集社区口述历史，并编排印刷成册	2017.12
社区口述历史	京城回眸——东四地区老照片及模型展	展出历史照片档案，与社区共忆昔日胡同景象/生活，留存社区口述历史	2018.03
社区口述历史	胡同爱情故事展及七夕胡同告白活动	邀请胡同居民朗读昔日情书，记录胡同爱情主题的口述历史	2018.08
社区口述历史	史家小学59届毕业生六十周年回顾展	收集社区校园生活口述历史	2019.05
胡同人文氛围	“回家串门儿”展览	将老胡同生活场景以墙绘、文字的形式点缀在社区空间里	2017.03
胡同声环境	“胡同声音”展览	收集胡同主题声音（童谣、吆喝、居民朗读），做成胡同声音装置，以红灯笼的形式点缀在社区空间里	2018.12
胡同厕所（基础设施）	“厕所革命”展览暨论坛	借助展览形式，展现厕所革命的意义与可借鉴技术，给予公众体验“无水厕所”的机会	2018.09
胡同停车	胡同茶馆——停车问题讨论会	胡同友好交通环境的营造——停车位划定、收费、无车日的可能	2018.6
胡同景观	胡同微花园	从旧物改造盆栽开始，借助一系列展览、活动，引导居民自发美化身边的微环境，同时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长期的关注和陪伴	2017.09—
胡同光环境	元宵节灯会——灯市口节庆意象复原	借助活动、灯会布置与活动，展现传统灯笼工艺，复原历史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的灯市口节庆意象	2019.02
儿童美好社区	“小小社造团”工作营	邀请社区儿童参与，从儿童视角发现社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2019.04
儿童美好社区	“小小上学路”展览	对比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上学路”，从安全性、探索性与社交性等维度，探讨儿童成长环境的改变	2019.05

套社会网络并不仅建立在零散或偶发性的合作关系上，还不断致力于构建体制保障，搭建互动且自治的稳定平台，从而确保了网络的成熟度。

具体来说，第一，北规院在这个网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史家胡同博物馆的直接运营者，北规院社造团制定了“下沉规划专业力量、汇聚多发

资源与伙伴，营造共建、共管、共治、共享的城市生态”<sup>[12]</sup>的理念，并着力为各方参与实践工作搭建保障制度<sup>[13]</sup>。这一保障制度主要在于四个维度。

其一，确立责任规划师制度。社造团基于多年工作基础和实践经验，协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编制《东城区责任规划师工作办法

（试行）》，并实地开展专业技术指导和实施监督工作，推进责任规划师制度落地。这一制度是在胡同历史文化保护区开展公共空间提升实践的前提，也为史家胡同博物馆的社区参与活动提供规划视角的专业技术骨架。

其二，社造团与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共同搭建治理创新平台，即“东四南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该平台旨在探索建立街道层面的上下对接与多方协同机制，为实现街区更新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保障，从而为博物馆参与街区更新和公众参与实践提供沟通、指导与保障。例如，博物馆借助平台向街道办事处进行申请报备“小小社造团”工作营活动，方能实现规划局、史家小学、博物馆的三方合作实践。

其三，在北规院的倡议下，9家活跃在北京社区营造一线最具代表性的专业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社造联盟”，其中包括高校、设计院、技术企业、城市策划机构、传媒平台等。其中，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侯晓蕾工作室与博物馆合作发起“胡同微花园”系列展览与活动，持续发动居民美化身边的微环境；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连续四年与北规院社造团合作北京国际设计周朝阳门分会场策划设计；城市象限科技公司多次在博物馆举办大数据与智慧城市主题讲座、论坛、交流活动，其研发的技术小程序为博物馆的社区调研提供图像分析支持。

其四，为了给街区更新中的社会创新工作提供资源保障，2018年北规院与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共同推动成立了“社区培育”专项基金。该基金是国内首支从城市更新视角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专项基金，旨在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和协作，从宜居、人文、环境等方面对社区进行渐进的改善，通过一系列持续的社区培育活动，创新社区服务模式，提高社区活力与魅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培基金为以博物馆为基地开展的多场社区培育活动（如厕所革命、胡同微花园工作坊、元宵节灯会）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除了上述机构间或组织式的合作之外，

在这套社会网络当中，更具草根色彩的志愿者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当代各类型的博物馆对博物馆志愿者的意义大多已有普遍的认识，它不仅是博物馆专业力量的重要补充，而且是博物馆向各个社会群体广泛“渗透”的重要手段之一。陈曾路也曾指出，尤其是站在“公民社会”的角度，志愿者机制的建立更是整体社会发展的一部分<sup>[4]</sup>。

而史家胡同博物馆志愿者机制的构建首先起始于2017年12月北规院社造团建立的“文化合作方平台制度”，原本旨在结合不同主题的文化活动，面向公众招募文化合作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北规院社造团逐渐发现，志愿者岗位可以成为社会大众连接博物馆的纽带。2018年4月，北规院社造团借助青年文化活动平台“Someet”发布“一日馆员”招募信息，并在一个月之后，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讲解志愿者团队。再后，“史家胡同博物馆”微信小号建立，专人负责“史家胡同博物馆会员服务”，为愿意添加博物馆微信号、与博物馆保持互动的观众提供交流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平台当中，社造团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与史家胡同博物馆工作人员直接对话，报名参与活动、担任志愿者岗位和探讨合作。在抛离了规模负担之后，中小博物馆在灵活性和亲切性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得以体现。

2018年3月，在社造团的引导下，史家胡同博物馆志愿者共同讨论，编制《志愿者章程》，组织志愿者培训活动，迈出了志愿者自发组织、自我管理的第一步。社区和公众共同运营社区博物馆，有助于逐步培养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人翁意识”，建立平等沟通的讨论机制，培育契约精神和社区凝聚力，从而充分实现社区博物馆凝聚社区、服务社区的作用，也为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公众参与实践奠定基础。

总体而言，从内容主题的选择到社会网络的构建，二者相辅相成，最终使史家胡同博物馆渗透进入社区的日常生活，让社区居民、社会大众的自主性逐渐发挥作用，社区博物馆逐步由“主导者”后退为“场所”和“平台”。这不仅体现为在空间意

义上让博物馆成为社区居民、社会公众自发聚集的场所，更表现为组织意义上以平台式的构架为公众表达诉求、贡献力量提供机会，借助公众的“自主参与”“自我实现”，发挥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公众教育与服务社区的职能。

## （二）渗透与后退中的专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渗透与后退并不意味着博物馆放弃了自身的专业力量。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实践中，专业力量的痕迹实际上已经无处不在了。在这当中，存在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社造团的每一步实践都将社区多元主体置于中央位置，将展览策划、社教活动、规划设计、公众宣传等博物馆职能作为实现生动沟通的工具；另一方面，考虑到公众培育和引导需要一定的过程，公众参与尚不能完全取代专业力量的支持和服务，专业力量的存续至少在以下三个角度显得至关重要。

其一，北规院社造团能搭建起开放有效的社会资源平台，恰恰因为其作为中立的社区营造团队，其工作的核心诉求为发掘人的自发力量，推动公众参与实践。因此，社造团在专业力量足以完成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运营链条的基础上，敢于“后退”，以平台姿态，协调多元主体的诉求，为社会和社区贡献服务。以政府、社区、居民、社会乃至文化机构的身份，都难以实现这样一套兼顾公益与长效、兼顾社会与社区的平台建设。

其二，公众互动需要专业人员引导。公众参与，需要一定的培育过程方能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一培育过程如出现偏差，有可能造成理念错位、积极性退减、小规模抱团等问题，影响自发组织长期良性发展。因此，公众培育的过程需要专

业人员的引导。

其三，公众能力需要专业人员培育。由于公众普遍缺乏专业技能，公众参与的成果不能单从专业“审美”“学术”角度进行评价，而要看其是否切实、清晰表达诉求，生成流程是否公正。但是，高水平的成果有助于参与者获得良好的自我评价和社会反馈，因此，公众能力的培育是有必要的，且需要专业人员的支持。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社区博物馆”和“社区营造”的理念开始说起，不是执拗地去框定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否属于某一类严格的“社区博物馆”或“社区营造”实践，而是将重心集中在对这两种理念共通之处的分析，以及看到它们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实践中明显的映照。借助对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剖析，我们看到了一个基于中国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博物馆呼应社会性问题的具体案例。借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中所暗含的社区、民主思想。史家胡同博物馆的经验也意味着，博物馆可以实现对社区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博物馆自我角色有条件的后退。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一个好的机制设计之下，博物馆可以充分借力社区、社会资源，不仅发挥文化留存、传播和社区服务职能，更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引导公众参与，回应城市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博物馆和馆员工作职能看似“后退”，实则转变，让博物馆从以“精英”为中心、服务社会公众，转变为由专业人员搭建平台，公众自发支持与自我实现。意识到上述问题，这对于未来的博物馆继续应对社会浪潮所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

### 注释

[1] 关于community的翻译问题，国内学术界多有讨论。例如，尹凯曾有专文指出该概念应以“社区（共同体）”来指代（尹凯：《社区（共同体）：博物馆研究中的关键议题》，《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3期）。对该概念对译词汇的区分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因此本文仍然采用最为常见的译法，即“社区”，以便与后文提及的理论概念相呼应。

- [2] 国际博物馆协会官网, <https://icom.museum/en/activities/events/international-museum-day/>。
- [3] 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 [4] 单霁翔:《探讨社区博物馆的核心理念》(上),《北京规划建设》2011年第2期。
- [5] 黄春雨:《社区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Z1期。
- [6] 侯春燕:《博物馆与社区对话的学理依据与现实驱动》,《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14年“博物馆个性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店,2014年,第335—339页。
- [7] 皮埃尔·迈朗:《新博物馆学的确立》,《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6年第Z2期。
- [8] [日]山崎亮:《全民参与社区设计的时代》,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15—18页。
- [9] [美]Jim Diers 著,黄光廷、黄舒楣译:《社区力量——西雅图的社区营造实践》,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2—10页。
- [10] [日]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译:《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0页。
- [11] 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17页。
- [12] 北规院社造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社造团2018年册》,2018年,第65—66页。
- [13] 北规院社造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社造团2018年册》,2018年,第67—90页。
- [14] 陈曾路:《博物馆里的“微革命”——“博物馆志愿者”的现状和未来》,《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3期。

## 征稿启事

本刊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协办,是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期刊。本刊主要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三大栏目,主要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藏品修复与保护;藏品研究;展览与展评;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专著与论文述评;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欢迎国内外作者惠赐稿件。来稿请按照如下要求:

1. 稿件文字精练,字数在5000—8000字左右。文前请附100—300字中英文提要,3—5个关键词。
2. 稿件的文字、标点、年代、数字等书写方式均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规定为准。
3. 使用图、表应简洁明了;图和表中的文字请设定为可修改状态;图片请尽量提供300dpi以上的清晰大图;图、表请注明名称、来源。
4. 来稿须具有原创性,未公开发表过;文中引用部分,均须做出明确标注或得到许可,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问题,后果由作者负责。
5. 译稿请事先征得翻译版权并在文后予以说明,如出现著作权争议,后果由译作者自负。
6. 来稿请写明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等信息。
7. 本刊请勿一稿多投,并请自留原稿。如在6个月内未得到用稿通知,请自行处理。稿件一经刊发即按照本刊付酬标准支付稿酬。同时本刊有权对网络媒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

欢迎广大文博界同仁踊跃投稿。

本刊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东黄城根北街16号(100717)

编辑部电话:010-64033878 010-64030141(fax)

电子邮箱:bowuyuan@mail.sciencep.com

投审稿平台:www.scicloudcenter.com/MUSEUM